

T5298/1112d(1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2 1958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一

錢塘 王琦 琢崖編輯

慶霄周春較

序誌碑傳 十二首

草堂集序 宣州當塗縣令李陽冰撰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

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繆本作為名

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

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羨之久長

庚人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



之矣唐時隴西郡渭州也無成紀縣而秦州天水郡
乃有成紀此云隴西成紀人蓋推其先世郡邑
而云耳漢書李廣傳言廣為隴西成紀人在漢初成
紀本屬隴西至武帝元鼎三年分隴西置天水郡于
是成紀屬天水而不屬隴西矣唐李氏族望推為廣
所出者皆曰隴西成紀蓋本此也涼武昭王諱暠系
出李廣之後當晉安帝之末為群雄所奉推為燉煌
太守遂啟霸圖兵不血刃坐據河西五郡國號曰涼
自稱為公在位十八年薨國人上諡曰涼武昭王暠
子曰歆歆子曰重耳重耳子曰熙熙子曰天賜天賜
子曰虎虎子曰昂昂子曰淵于是代隋而有天下是
為唐高祖元宗天寶二年追尊涼武昭王曰興聖皇
帝南史王筠傳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詩商頌昔在中
葉毛傳曰葉世也按范傳正墓碑云隋末多難一房
被竄于碎葉與此文所謂中葉非罪謫居條支地名
不同新唐書畧之但言隋末以罪徙西域考漢書西
域傳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條支國又
在其西行百餘日方至其國與中國絕遠疑非謫戍
者所居唐書地理志西域焉耆州有條支都督府以
訶達羅支國伏寶瑟顛城置領州九隸安西都護府

乃唐龍朔元年所置隋時無之恐碎葉為是條支乃
借言作西域極遠之地說耳史記虞舜者名重華重
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
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
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
人藝文類聚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
人也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雖受氣于天然生于李
家猶以李為姓又云母到李樹下生老子生而能言
指李樹曰以此為我姓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鬲音稿

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
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已來風騷之後馳驅

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

岳結軌群賢翁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

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

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

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後漢書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

聖之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結軌還轅東向將報顏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跡也張華鷓鴣賦飛不飄揚

翔不翁習李善註翁習盛貌新唐書盧藏用字子潛

幽州范陽人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歷吏部黃門侍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文明初與進士權麟

臺正字遷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稱尚

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

為海內文宗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盧藏用陳氏

集序君名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虛視函夏

卓立千古橫制頽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

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大唐新語梁簡文之為

六子好作艷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陳書

後主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

荅採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辭班固西都賦橫被六合

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

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

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

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

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

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

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

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畱乃賜金歸之遂就從

祖陳畱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于齊

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邱耳皇祖元宗

代宗為祖是文作于代宗即位之後故曰皇祖雍錄

金鑾殿在學士院之左長安志大明宮有金鑾殿在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一

三

環周殿西北唐會要翰林院開元初置在銀臺門內
 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名者
 之所處也唐書地理志河南南郡採訪使治汴州陳留郡
 卽汴州北海郡卽青州濟南郡卽齊州俱屬河南道
 楚辭仍羽人于丹邱兮雷不死之舊鄉王逸註山海
 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
 也朱子註仍因就也羽人飛也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
 仙也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也
 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繆本缺乘字臨相顧作相歡
 當桂冠公又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
 子爲序論關雎之義始媿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
 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
 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韓詩外傳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
 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

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
 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
 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
 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
 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
 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
 天地之基也家語卜商衛人字子夏習于詩能通其
 意以文學著名晉書杜預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沉
 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
 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
 乃成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秘書
 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
 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
 李翰林集序
 通稱謂之秀才得
 第謂之前進士
 前進士魏顯撫言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良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

下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

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

百年矣良限也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

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白本隴西乃

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

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

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

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唐時縣

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

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

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

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

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

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

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柏已

漉粗糟也與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

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

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

百年矣良限也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

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白本隴西乃

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

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

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

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唐時縣

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

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

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

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

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

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

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柏已

漉粗糟也與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

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

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干

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

百年矣良限也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

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白本隴西乃

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

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

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

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唐時縣

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

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

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

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

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

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

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柏已

漉粗糟也與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

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

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干

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

百年矣良限也蜀于方位居中州之西南劍門岷山

郡成都人嚴君平王褒亦稱蜀人未詳白本隴西乃

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

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離騷糠粃建安

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

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若乎後耳唐時縣

南道又謂之巴西郡古廣漢郡地在成都東北三百

五十里孔安國尚書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

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音釋

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

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

木謂之書契也濫觴謂原本也詳見二十八卷註莊

子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下釋椎鑿而上

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

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夫陸德明註糟李云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魄一云糟爛為魄本文作粕音同許慎云柏已

漉粗糟也與論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

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

子者于學無所遺于詞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于干

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垺讒逐游海岱間年五十餘尚無祿位祿

位拘常人橫海鯤負天鵬豈池籠榮之持盈法師玉真公主號公

主出家為道士故曰法師金石錄玉真公主墓誌王

緡撰誌云公主法號無上真字元元天寶中更賜號

曰持盈而唐史但言字持盈耳琦按舊唐書元宗本

紀玉真公主先為女道士天寶三載讓號及實封賜

名持盈以為字持盈乃新唐書之誤唐書百官志中

書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議表章凡詔

旨制勅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張垺丞

相說之子尚元宗女寧親公主以中書舍人供奉翰

林海岱間古青徐二州地也文獻通考翰學士唐

元宗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

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號

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以張垺劉光謙

首居之而集賢所掌于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

書舍人張漸寶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

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皆在翰林中但假其名

而無所職雍錄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

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特許入翰林不曰以

其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

命白以官為宮中所捍而止是顯始名萬次名炎萬

白在天寶竟無官也○垺音息

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遊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

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籍韻會哆大貌漢

温雅有醞籍服虔曰寬博有餘也顏師古曰醞言如

醞釀也籍有所薦籍也史灼曰醞籍有雅度之稱北

史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有風訓生九子皆風

流醞籍○哆昌者切車上聲音與捲同顯音浩

道錄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史記

為氣任俠有名于楚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

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卿者也應劭曰任謂有堅

完可任託以事也顏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

言俠也以權力俠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頰反

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寔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

其骨江路而舟事詳上安州又長揖韓荆州荆州延

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世說鍾

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飲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

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

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答曰白始

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太白蓋借毓語以解嘲也白始

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

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宋太白

上安州裴長史書云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

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是

其始娶乃許園師之孫女也太白竄夜郎留別宗十

六環詩有君家全盛日台鼎何陸離斬鰲翼嫺皇三

入鳳凰池令姊忝齊眉等語是其終娶者乃宗楚客

之家也而此云宋蓋是宗字之訛耳若劉若魯婦則

無所考太白後只一子伯禽則間携昭陽金陵之妓

未知其明月奴與其頗黎與

迹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

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波滿堂不樂白宰

酒則樂太白有小妓金陵歌楚聲家童丹砂學鳳鳴

吟云酬來自作青海舞顯平生自負人或為狂白相

據此無字乃舞字之訛見混合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于天下無忘

老夫與明月奴因盡出其文命顯為集顯今登第豈

符言耶解携明年四海大盜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藹

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白久為長沙汨

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陸機詩撫膺

解携手永嘆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一 七

結遺音蓋言解散其携手之歡也宋之問詩骨肉初
分愛親朋忽解携張九齡詩義沽投分未情及解携
初皆用 吾觀白之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
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
過福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假蓋于子夏
史記穰侯傳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决潰癰也
莊子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園之成
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
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培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
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
有蓬之心也夫叔夜之短謂其飲酒恃才如嵇叔夜
也彌衡事見二十二卷註晉書山濤舉阮咸典選曰
阮咸貞素寡欲淡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
職必絕于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家語孔子
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
也甚愜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

及也嵇康與山濤絕交書仲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
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

元末顯于絳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

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顯作顯訓白詩不忘故人也次

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兩舉

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付男平津子掌其他事跡存

於後序唐時河東道絳州有絳縣沉吟累年謂諷咏

謂隨所得而編次不論先後如積薪然兩舉之謂兩

存之再刊謂後有所得再加續補其他事跡存于後

序謂事跡之未盡者俟有訪聞作後序以紀之也○
琦按是篇鉤章棘句期期不易讀度其闕文謾字必
多若筆體如是大白必著大名于
天下之語毋乃爲不虞之褒乎

李翰林別集序

李翰林與朝散大夫行尚書職方員外

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述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

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

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箋書頌等

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新唐書藝文志李白

冰錄此云十卷蓋唐書誤也三館昭文館集賢院史

館也皆寓崇文院中各雖有三實止一地為宋時歲

書之府玉海按大典武德四年始置脩文館貞觀二

年建史館于禁中專掌國史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

寫四部書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以修書院為

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于此矣其昭文館隸門下

省史館寓集賢尚永合為一自梁徙汴都舊制未備

正明中始于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楹為三館

湫隘庫陋僅庇風雨太平興國中詔有司度左升龍

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之制皆土親授三年二

月畢功盡遷西館之書分于兩廡貯焉東廊為昭文

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為史館書庫凡六庫分

經史子集四部正副本凡八萬卷初乾德中平蜀得

書萬三千卷開寶中平吳得書二萬餘卷參以舊書

為八萬卷凡六庫書籍皆以類相從用雕木翰林在

為架青綾帕幕之簡冊之府翕然一變矣

唐天寶中賀秘監問於明皇帝名見金鑾殿降步輦

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文

賜食于前御手調羹于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

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畧而詳矣

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

舊唐書上皇諡曰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廟號元宗

晉書郭象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

水注而不竭和蕃書集中不載蓋已亡軼史所撰李白傳卽宋史藝文志所載樂史李白外傳一卷是也今亦不傳嘗見合璧事類中引李白傳云每宴飲無不先及每慶具無不先沾中廐之馬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疑卽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樂史所撰者與

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縱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違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賦詞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

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酌西涼州葡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歛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

始以作爲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

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繆本下多辱人如斯

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

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此一事蓋

所著松窗錄太白入翰林在天寶初年此云開元中

是敘得木芍藥之由不指賦清平調之時也原註開

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通志譽牡丹

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

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咏也牡丹初無名故

依芍藥以為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牡丹

丹晚出唐始有名太真外傳載沉香亭賞牡丹事照

夜車作照夜白按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

夜白開元記照夜白封太山回令陳閔圖之畫鑑曹

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驄綠衣閹官牽照

夜白則車字始白字之訛歟通鑑武惠妃薨土悼念

不已後官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

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冠號

太真更為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

中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

歲寵遇如惠妃官中號曰娘子凡儀禮皆如皇后天

寶四載八月冊為貴妃舊唐書元宗于聽政之暇教

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

聲誤元宗必覺而正之號為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

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園玉海梨園在光化門北

韻會坡黎西國玉此云水玉千年冰化亦書作頗梨

唐時諸州有涼州無西涼州考晉末涼州之地為群

雄割據分裂為三李高都酒泉謂之西涼秃髮烏孤

都樂都謂之南涼沮渠蒙遜都張掖謂之北涼西涼

之地在唐時則肅州酒泉郡也又西魏于古之張掖

郡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在唐亦為甘州又謂之張

掖郡則甘肅二郡皆有西涼之名及考白樂天詩註

有西涼節度楊敬述以唐書元宗本紀校之楊敬述

乃涼州都督也集異記葉法善言西涼府今夜之燈

元稹樂府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烟撲地桑麻稠疑唐

時槩謂涼州為西涼耳倚曲

以聲合曲也今謂之倚聲

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

汾陽王郭子儀于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此事得之裴敬所作翰林學士李公墓碑按唐書子儀以上元三年封汾陽郡王去太白貶夜郎時已四歲矣史蓋追書其爵如此學圃憲蘇引樂史李白序曰郭子儀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于哥舒翰坐中見之曰此壯上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屢脫其刑責翰因署為牙門將後子儀戡定安史之亂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于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與此文不同考唐書子儀未嘗為哥舒部下將而太白流夜郎時安慶緒尚在史思明方強何云戡定此蓋出自諸家稗說而此書誤以為樂史白之從弟令問嘗曰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霞散爾爾

蕭本只一爾字○此一事實

得之太白所作送從弟京兆參軍令問之淮南觀省序傳中漏此三事今書于

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元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于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與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

州中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聖真謂肅宗按唐書肅宗諡文明武德大聖大

宣孝皇帝聖真疑是聖宣之訛繞雷州商州也漢書王莽傳繞雷之固南當荆楚顏師古註謂之繞雷者言四面塞阨其道屈曲谿谷之水回繞而雷也其處即今之商州界七盤十二緝是也咸平宋真宗即位

改元之年號時樂史由著作郎值史館遷職方出知商州見宋史

故翰林學士李君墓誌

并序

李華

嗚呼姑熟東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嗚呼
 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識
 以辯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為王
 師下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賦臨終歌而卒悲夫
 聖以立德賢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經俗雖曰死矣
 吾不謂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長能持幼能辯
 數梯公之德必將大其名也已矣姑熟即當塗縣之舊名詳見二十五
卷註青山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太白初葬龍山後乃遷葬青山此云青山北址謂龍山在青山之北

耳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銘曰

立德謂聖立言謂賢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哀

哉莊子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陸德明註司馬云畸不偶也侔等也亦從也按

唐書李華傳言天下之大夫家傳墓板及州縣碑頌時時賫金帛往請今華之文多見于文苑英華唐文粹中乃作太白墓誌不特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畧而不書寥寥數言何其惜墨如金乃爾即其揄揚之辭亦與太白泛而不切較之元微之所作杜子美墓誌相去天淵矣○畸音雞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碣即碑也韻會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

尚書膳部員外郎

劉全白撰

朝議郎行當塗縣令顧遊秦建

君名白廣漢人性倜儻好縱橫術善賦詩才調逸邁

往往與會屬詞恐古人

繆本缺人字

之善詩者亦不逮尤

工古歌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

太白綿州人而此云廣漢蓋綿

州在唐為巴西郡在漢屬廣漢郡本舊時地名而言謂之廣漢唐時實無廣漢郡名也

天寶初

元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

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

遂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又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

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流離軼軻竟無所成名

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于此文集亦

無定卷家家

蕭木少一家字

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

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

命悲夫

困學紀聞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即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一篇者也今集中闕沈

約齊安陸昭王碑文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

李周翰註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韻會軼軻車行不

利故人不遇也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

王逸曰不遇也唐書百官志門下省有左拾遺六人

中書省有右拾遺六人皆從八品上掌供奉諷

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軼音坎軻音可

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游秦志好為詩亦

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式墳乃題

貞石冀傳于往來也

顏延年詩衣冠終冥漠陵邑轉

書明帝紀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園陵過

門履文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貞元德宗年號貞元六年去寶應元年

年太白沒時二十九年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

并序

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

騏驥筋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於空谷惟餘

駿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

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

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

王褒聖土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師古註如經

歷一塊言其疾速之甚也詩小雅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毛傳空大也駿骨見十一卷註楚辭為鳳凰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塌翅猶翕翅之謂又陳琳檄文垂頭搦翼莫所馮恃或用其字誤搦作塌亦未可定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

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

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

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

名故白國朝已來漏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僞

為郡人父客以適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

祿仕

唐書地理志焉耆都督府貞觀十八年滅焉耆置有碎葉城調露元年都護王方翼所築四面

十二門為屈曲隱山伏沒之狀隸安西都護府其敘

自安西入西域道里安西約千餘里至碎葉川

城北有碎葉水韻會僑寓也增韻旅寓而居也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指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成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
 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竒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
 自任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
 陸遷喬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弘
 大聲聞于天天枝謂帝室之支派王僧孺發願文天
 五星之金星也五星名聚五行之精氣而成象五行
 之中金得其剛故曰得五行之剛氣三國志註嵇康
 字叔夜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
 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學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
 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咏詩
 自足于懷抱之中蜀郡廣漢郡犍為郡也見四
 卷註世說註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曠有拔俗風氣
 史記陳平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長
 者車轍齊威王之時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
 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

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周易漸卦九三鴻漸于陸詩小雅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瓌音規 天寶初名見于金鑾殿元宗明皇

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
 河筆不停綴元宗嘉之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手
 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
 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
 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名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
 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
 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
 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之彌衡鸚鵡賦序筆不停
綴文不加點舊唐書宦

官傳天寶初加高力士冠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渤海郡公七載加驃騎大將軍范不稱力士名而稱高將軍非尊力士也以見元宗優寵太白之至耳漢書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改曰省中顏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漢書或問孔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息機用安能傲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屣軒冕釋羈韁鎖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自富作詩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太平御覽

王琚教射經曰張弩左手承撞右手迎上釋名弩鉤絃者曰牙似齒牙也是撞者弩之匣牙者弩之機鉤

也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索隱曰說文云錄錄隨從貌酷吏傳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瞻碌碌猶錄錄也左傳主人懸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正義曰蘇者死而更生之名也董父墜而悶絕似若死然得蘇悟而復緣布上脫屣見二十二卷註在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栖曲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于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繆本多一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時字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

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
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

于玄壤生不及祿沒而稱官嗚呼命與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

郊河上公註戰伐不止戎馬生于郊境之上久不還

也史記正義吳地牛牛之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

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也牛渚磯姑熟青山俱

見前註青山有謝朓舊宅故曰謝家青山周易屯卦

初九磐桓利居貞孔穎達正義磐桓不進之貌處屯

之初動則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惟宜利居處真正

彤庭見傳正共繆本缺生唐代甲子相懸常于先大

一卷詩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則知與公有通家

之舊新唐書范傳正字西老鄧州順陽人父倫為戶部員外郎與趙郡李華善有當世名傳正舉進士宏辭皆高第授集賢殿校書郎歷歙湖蘇三州刺史更有殊政進拜宣歙觀察使代還改光祿卿早

干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咏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

問宜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屬繆本缺邑因令

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繆本作故申慰薦凡三四

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為繆本作乃劉勸之

妻皆編戶疇也因名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閑雅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風宛

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

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歿為

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

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布裙糲

食何所仰給儷千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
 懼辱祖考鄉閭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
 滋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殯于
 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
 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
 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
 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
 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
 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
 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焉因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

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
 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
 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忽聞余亦嘉之不奪其志復

井稅免徭役而已宣池一州唐時屬江南西道史記

民也武庚切誦審也都計切禮記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孔穎達正義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

終其祿也韻會糲米不稱也儷偶也孝經卜其宅兆

而安措之唐明皇詔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周禮司會

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元和十二年去寶應元

年公卒時得五十六年史記留侯世家大父開地相

韓昭侯應劭曰大父祖父也今士大夫之葬必誌于

一作路亦峴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晉書杜預

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為碑紀其動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安知此

後不為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陵谷乎

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譴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

唐稱八仙應彼星象唯公一焉晦以麴蘖暢于文篇

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臥必酒甕行惟

酒船吟風咏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

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

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廡風

雨侵新宅爽塏松柏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

永于此猗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

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詩大雅崧高維嶽駿極

中晉七賢見十二卷註應星象謂葛長庚而生也尚

書說命著作酒禮爾雅惟醴藥說文麴酒母也藥牙米

也劉伶酒德頌幕天席地縱意所如博物志昔劉元

石于中山酒家酷酒酒家與于日酒忘言其節度歸

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為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

日滿乃憶元石前來醜醜醉向醒耳往視之云元石

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醜醜醉始醒俗云元石飲酒一

醉千日左傳宮室卑庫廣韻庫下也爽塏高地詳二

十八卷註宋孝武帝詩深松朝已霧幽隧晏未明韻

會隧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詩商頌猗與那與毛

傳曰猗嘆辭正義曰謂美而

嘆之也○庫音陞塏音凱

翰林學士李公墓碑

前守秘書省校書郎裴敬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以詩著名名入翰林世稱木名古得翰林他人不復爭先其後以脅從得罪既免遂放浪江南死宣城葬當塗青山山下李陽冰序詩集粗具行止敬嘗游江表過其墓下愛其才壯其氣味其嗜酒知其取適作碑於墓夏書脅從罔治江表謂江南之地且曰先生得天地秀氣耶不然何異於常之人耶或曰太白之精下降故字太白故賀監號為謫仙不其然乎故為詩格高旨遠若在天上一物外神仙會集雲行鶴駕想見飄然之狀視塵中屑屑米粒蟲曉紛擾齒齷齪

絆蹂躪之比

張衡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隈三國志註曹植上書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于

祿位班固東都賦蹂躪其十二三李善註字林曰蹂躪也汝九切說文躪躪也與躪同力振切○躪音接又音札菌音

窘躪音客又嘗有知鑿客并州識郭汾陽於行伍

聞為免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後汾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又常心許劍舞裴將軍子曾叔祖也嘗投書曰如白願出將軍門下其文高其氣雄世稀其本懼失其傳故序傳之太和初文宗皇帝命翰林學士為三絕贊公之詩歌與將軍劍舞洎張旭長史草書為三絕夫天付上才必同靈氣賢傑相投龍虎兩合可為知者言非常人所知也

張長

史草書見六卷註太平廣記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官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曰廢畫已久若將軍有意為吾纏結舞劍一曲庶因猛勵獲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縷服若常時裝飾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驚慄道子於是授旻圖夫古以名德稱占其官壁颯然風起為天下之壯觀

諡者甚希前以詩稱者若謝吏部何水部陶彭澤鮑參軍之類唐朝以詩稱者若王江寧宋考功韋蘇州王右丞杜員外之類以文稱者若陳拾遺蘇司業元容州蕭功曹韓吏部之類以德行稱者元魯山陽道州以直稱者魏文貞狄梁公以忠烈稱者顏魯公段太尉以武稱者李衛公英公以學行文翰俱稱者虞秘

監唐之得人于斯為盛翰林其以詩稱之一也

謝吏部謂

謝朓南齊時為尚書吏部郎何水部謂何遜梁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陶彭澤謂陶潛晉末為彭澤令鮑參軍謂鮑照宋臨海王子頊為荊州以略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中宏詞科為汜水尉後貶龍標尉史稱昌齡工詩世稱王江寧蓋以其地名稱之宋考功名之問字延清號州弘農人景龍中為考功員外郎韋應物長安京兆人貞元初為蘇州刺史世號韋蘇州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官至尚書右丞杜甫字子美河南華州人嚴武出鎮成都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則天朝舉進士官右拾遺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舉進士第累遷國子司業擢考功郎中知制誥終秘書少監元結字次山河南人天寶十二年舉進士累官容管經畧使蕭穎士字茂挺蘭陵人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後為揚州功曹參軍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歷官吏部侍郎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開元二十一年登進士第為魯山令士大夫

高其行謂之元魯山而不名陽城字元宗北平人隱
 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李泌薦為著作郎
 遷諫議大夫改國子司業出為道州刺史魏徵字元
 成鉅鹿曲城人當太宗朝知無不言每犯顏進諫雖
 逢帝甚怒神色不移官至侍中特進諡曰文貞狄仁
 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則天朝前後匡正奏對凡數
 萬言睿宗時追封梁國公顏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
 人官刑部尚書封魯郡公出使李希烈不屈而死真
 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
 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
 人累官司農卿朱泚盜據官闕將欲僭位秀實奪象
 笏擊之中其額泚流血而走凶黨群至遂遇害詔贈
 太尉諡曰忠烈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南平蕭銑
 擒輔公祏北破突厥頡利西定吐谷渾累封衛國公
 李勣字懋功曹州狐疑人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
 充破劉黑闥斬徐圓瑊與趙郡王孝恭平輔公祏與
 李靖破頡利又破薛延陀磧北悉定平高麗虜其王
 累封英國公唐初名醫推英衛二公虞世南字伯施
 越州餘姚人累官秘書監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
 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

予嘗過當塗訪翰林舊宅又於浮屠寺化城之僧得
 翰林自寫訪賀監不遇詩云東山無賀老却棹酒船

回味之不足重之為寶用獻知者又於歷陽郡得翰

林與劉尊師書一紙思高筆逸又嘗遊上元蔣山寺

見翰林贊誌公云水中之月了不可取刀齊尺量扇

迷陳語文簡事備誠為作者附於此云江南通志李

府當塗縣青山之麓白至姑熟依當塗令族人李陽

冰見山水幽邃營宅以居古化城寺在太平府城內

向化橋西禮賢坊巷內道林寺在江寧府之獨龍阜

梁改開善寺宋改太平興國寺後改蔣山按此文稱
 蔣山寺謂蔣山中所建之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溟
 寺也與劉尊師書今不存
 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兩發塗口徘徊

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郵城縣尉李劬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實備灑掃留綿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娶劉勸一娶陳雲皆農夫也且曰二孫女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灑掃事會昌武宗年號會昌三年去寶應元年太白沒時蓋八十二年矣江南通志泝水亦曰泚水一名白沙河源出六安州霍山之北下流經壽州入於淮江左大江以南之地詳十二卷註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濮州有郵城縣○泝音譬又音備郵音眷劬音部 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共為蕭索巨竹拱木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一統志謝公井在青山路側齊宣城

太守謝朓所鑿左傳爾墓之木拱矣杜預註合手曰拱 又為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舊唐書文苑列傳

劉昉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

世之心父為任城尉因家焉

李陽冰魏顥劉全白范傳正諸人之作皆以太

白為蜀人即以太白之詩考之亦以巴蜀為故鄉東魯乃寄寓昭然分別而劉氏獨以為山東人按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元微之杜工部墓係銘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疑太白寓家山東日久故以山東稱之舊史遂承其誤歟若言父為任城尉因家焉則更與范傳正新墓碑所云父客高臥雲林不求祿仕者全不同未知又何所本 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

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等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時

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客游會稽與道士吳筠隱於剡
 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與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
 日與飲徒醉於酒肆元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
 白白已臥於酒肆矣召人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
 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
 靴由是斥去乃浪跡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
 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
 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
 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祿山之亂元宗
 幸蜀在塗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

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
 流夜郎太白避地廬山為永王所迫致見於憶舊書懷詩及為宋中丞自薦表甚明舊史謂白在宣州謁見後遇赦得還竟以飲酒過度死於宣城有者誤也
 文集二十卷行於時

新唐書文藝列傳

宋 初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
 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興聖皇帝謂李暠唐高祖之七世祖詳見前註巴西蜀中郡名即綿州也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
 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頌為益州長史見白
 異之曰是子天材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

橫術擊劔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
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
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
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
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
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
數宴飲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敷貴恥之
謫其詩以激揚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

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自修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
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還山
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白采石
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
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句璘起兵逃還彭
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
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此則本裴敬墓碑及樂史集序本文謂免其刑責而
獎重之刑責不過謂犯笞杖小罪非謂其犯誅戮大
刑新史敘筆稍晦後人乃謂子儀犯法將刑以太白
言於主帥得免誅戮始後子儀力戰而破中興皆屬
太白之力不特小說傳奇喧騰異說會赦還尋陽坐
而文人才士間亦入之詩筆誤矣

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
辟為參謀未幾辭職

琦按太白有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于之

囚參謀幕府因贈之詩不言其因繫所坐何事又其為宋中丞自薦表云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却至彭澤具已陳首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渙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則知尋陽之囚正坐永王事新史以為赦還之後在尋陽坐事下獄而宋若思釋之者以一事分為二事非也會南豐後序中已辨其誤

陽冰為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

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

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

正祭其塚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為民妻進止

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

傳正為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

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傳正嘉嘆復其夫徭役文宗

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張旭草書為三絕

李太白文集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

九成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

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

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帙凡廣

一百四篇惜遺其下帙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白

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因哀唐類詩諸編洎刻石

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論太白詩集之繁富必歸功於宋然其紊雜亦實由於宋蓋李陽冰所序草堂詩集十卷出自太白手授乃其真確而無疑者也次則魏萬所纂太白詩集一卷當亦不甚謬誤樂史所得之十卷真贋便不可辨若其他以訛傳訛尤難考訂使宋當日先後集次之時以陽冰所序者為正樂史所得者為續雜採於諸家之二百五十五篇附於後而明題其右自某篇以下四十四首得自魏萬所纂自某篇以下一百四首得之王文獻家所藏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唐類詩自某篇以下得之某地石刻自某篇以下若干首得之別集使後之覽者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可疑

不致有魚目混珠硤硤亂玉之恨豈不甚善乃見不及此而分析諸詩以類相從遂爾真偽雜陳涓涓不辨功雖勤也過亦在焉不重可惜乎

李白集三十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

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

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

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

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

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

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

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

趙魏燕晉西涉岐郟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貫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

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范傳正爲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序者蓋亦其畧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爲實

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

鞏序

南豐據太白之詩書所自敘者以駁正新舊二史之誤是矣其謂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尚

未是按上裴長史書憩跡於此至移三霜蓋謂上書之時羈留雲夢已及三年非謂三年之後遂去雲夢

而他適也太白有送姪嵩游廬山序曰南游雲夢覽

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云云南豐偶失之

考證耳然南豐云雜著六十五篇今本有六十六篇

豈此一係後人增益而南豐所見尚無之耶又謂

太白之卒年六十有四按李華墓誌乃六十二也以

代宋中丞自薦表校之尋陽清雪之日年五十有七

合其卽世之歲當以六十有二為是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

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

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為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

切謂李詩為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

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

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三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

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刻本有刪去此篇者以其無關

於太白之事蹟耳然宋公編類之藁鏤木傳世實始

於是今所傳諸刻無不濫觴焉不敢氓其所自故仍

舊本存之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一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一

附錄二

錢塘 王琦环峩編輯

趙樹元石堂較

詩文 二十一首

贈李白

杜甫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
飛揚跋扈為誰雄

贈李白

杜甫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買藥資山林跡如掃

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

向來吟橘頌誰欲討尊羹不願淪簪笏悠悠滄海情

文獻通考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

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

云爾殆必有說漁隱叢話學林新編曰或云杜甫

李白同時以詩名相軋不能不無毀譽甫贈白詩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

子美夔州咏懷寄鄭監李賓客詩曰鄭李光時論文

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歛連翩蓋謂陰鏗何遜

沈佺期宋之問也四人皆能詩文為時所稱者而子

美又以陰鏗居四人之首則知贈太白之詩非鄙之

也乃深美之也陳書阮卓傳曰武威陰鏗字子堅五

歲能誦詩日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

當時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觀之則子美贈太

白詩往往似陰鏗者乃美太白善為五言詩似陰鏗

也西溪叢話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

譏焉鮑照白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陰鏗餘話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欲與細論
文正以此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杜甫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
 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
 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
 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
 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
 甫問信今何如

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
 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
 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御盃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
 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
 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
 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冬日有懷李白

杜甫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
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

柳亭詩話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材甫雖稱其敏捷而于法律

上有所未安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

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于武后聖曆

二年巳亥子美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王子相望巳十

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于人或稱官閣或稱爵

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于太白輒呼其名者意是

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

然漁隱叢話雪浪齋日記云或云太白詩其源流

出于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苧故子美云俊逸鮑參

軍蓋有譏也琦按杜用古人詩句亦時有之如白雲

巖際宿一聯藍本何遜乃欲以此譏李恐無此自是

非人之少陵朱鶴齡杜詩註曰公與太白之詩皆

學六朝前詩以李侯佳句比之陰鏗此又比之庾鮑

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謂少陵于太

白僅比于庾鮑陰鏗則又下矣或遂以細論文譏其

才疎此真瞽說公詩云頗學陰何苦用心又云庾信

文章老更成又云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公之推

夢李白二首

杜甫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常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闕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似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西清詩話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者多矣亦間于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之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告歸當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

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吳山民曰子美天末懷李白詩其尾聯云應其冤魂語投詩弔汨羅今上篇云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此又云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疑是時必有妄傳太白死者故子美云云後世遂有沉江騎鯨之說蓋因公詩附會耳太白卒于當塗李陽冰家葬于謝家青山二史可考安有沉江事乎

天末懷李白

杜甫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弔汨羅。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甫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
 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
 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
 稻梁求未足蕙苴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
 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
 本事詩李白出人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
 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
 以永王招禮累謫于夜郎及放還卒于宣城杜所贈
 二十韻備敘其事讀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

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
 號為詩史金壘子杜少陵平生何獨于大白數數
 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有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
 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未足蕙苴謗何
 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
 麟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
 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意陳子三復而深悲之數語
 為太白灑謗事具而情敏太白無濡跡于永王璘事
 省然矣白亦嘗有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詩云僕臥香
 爐頂食霞飲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
 軍來潯陽滿旂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
 百金棄之若浮烟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夜郎萬
 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為負霜草日月無
 偏照何由訴蒼昊甚詳然不若杜詩之可據蓋親父
 不得為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他人譽之之為信也
 王嗣爽曰此詩分明為李白作傳其生平履歷備
 矣白才高而狂人或疑其乏保身之哲公故為之剖
 白如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及楚筵辭醴梁獄上
 書數句皆刻意辯明與贈王維詩一病緣明主三年
 獨此心相同總不欲使才人含冤千載耳盧世灌謂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一
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 仇蒼柱曰按
太白本傳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杜公向贈詩云
飛揚跋扈為誰雄蓋恐其負材任氣至于僨事也後
來永王璘起兵迫致不能自脫觀其作東巡歌云永
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又云二帝巡遊俱
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掃胡塵靜西人
長安到日邊是以勤王望永王意中實未嘗忘朝廷
也及璘敗而白遂繫獄殆所遭時勢之不幸耳少陵
憊倦係念亦曲諒其
苦心而深為之悲耳

不見 近無李白消息

杜甫

不見李生久徃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滄浪詩話少陵與太白獨厚于諸公詩中凡言太白可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其情好可想遐齋閑覽謂二人名既相逼不能無忌是以庸俗

之見而度賢哲之心也子故不得不辨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以下三篇皆斷章

杜甫

坐中薛華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

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

絕倒 計東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所擅場者太白長句其源出于鮑照故言何劉沈謝但能五言于七言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如行路難之類方為妙絕耳公嘗以俊逸鮑參軍稱太白詩正稱其長也

昔遊

杜甫

昔者與高李 適 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

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

遣懷

杜甫

憶與高李輩適白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

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雁鷺空相

呼容齋四筆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遊梁宋為

篇甚多如李侯金闈彥脫身事幽討南尋禹穴見李

白道甫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

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

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

輩論交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詳昔年有狂

客沈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面三夜頻夢

不見李生久伴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與

子美詩畧不見一句或謂堯祠亭別杜補闕者是也

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

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

顛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魚隱叢話藝苑雖

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

白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西陽雜俎云李集有

堯祠贈杜補闕者即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

云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空宜雲歸碧海少雁

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又不獨飯顛山

之句也子嘗考之太白集中有沙邱城下寄杜甫云

我來竟何事高臥沙邱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村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

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

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畧不見此何

也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
湘山永望不堪愁
明月秋風洞庭水
孤鴻落葉一扁舟

賈至

其二

楓岸紛紛落葉多
洞庭秋水晚來波
乘興輕舟無近遠
白雲明月弔湘娥

其三

江畔楓葉初帶霜
渚邊菊花亦已黃
輕舟落日興不盡
三湘五湖意何長

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

賈至

今日相逢落葉前
洞庭秋水遠連天
共說金華舊遊處
迴看北斗欲潸然

雜言寄李白

任華

古來文章有奔逸
氣聳高格清人心
神驚人魂魄我聞當
今有李白大鵬賦
鴻猷文喙長卿笑
子雲班張所作瑣
細不入耳未知卿
雲得在嗤笑限
否登廬山觀瀑布
海風吹不斷江
月照還空余愛此
兩句登天台望
渤海雲垂大鵬
飛山壓巨鰲背
斯言亦好在至
于他作多不拘
常律振擺超騰
既俊且逸或醉
中操紙或興來
走筆手下忽然
片雲飛眼前
劃見孤峯出

而我有時白日忽欲睡睡覺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
君君還知有任生未中間聞道在長安及余戾止君
已江東訪元丹邂逅不得見君面每常把酒向東望
良久見說往年在翰林胸中矛戟何森森新詩傳在
官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身騎天馬多意氣目送飛
鴻對豪貴承恩名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醉權臣
妒盛名群犬多吠聲有敕放君却歸隱淪處高歌大
笑出關去且向東山爲外臣諸侯交逐馳朱輪白壁
一雙買交者黃金百鎰相知人平生傲岸其志不可
測數十年爲客未嘗一日低顏色八詠樓中坦腹眠

五侯門下無心憶繁花越臺上細柳吳官似綠水青
山知有君白雲明月偏相識養高兼養閑可望不可
攀莊周萬物外范蠡五湖間又聞訪道滄海上丁令
王喬時往還蓬萊經是曾到來方丈豈惟方一丈伊
余每欲乘興遠相尋江湖擁隔勞寸心今朝忽遇東
飛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報我一片言但訪任華
有人識

送李白之曹南序

獨孤及

曩子之入秦也上方覽子虛之賦喜相如同時由是
朝詣公車夕揮宸翰一旦襍被金馬蓬累而行出入

燕宋與白雲為伍然則適來時行也適去時止也彼
 碌碌者徒見三河之游倦百鎰之金盡乃議子于得
 失虧成之間曾不知才全者無虧成志全者無得失
 進與退于道德乎何有是日也出車桐門將駕于曹
 仙藥滿囊道書盈篋異乎莊鳥之辭越仲尼之去魯
 矣送子何所平臺之隅短歌薄酒擊筑相和大丈夫
 各乘風波未始有極哀樂且不足累上士之心况小
 別乎請借賦詩以見交態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二

李太白文集卷之三十三

附錄三

錢塘王琦琢岷編輯

籍端臣
思謙蘊山 較

詩文

五十九首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誇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
 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
 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

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
 仙官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
 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襄
 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天茫茫君飛霞佩與我高頡頏
 漁隱叢話隱居詩話云元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而
 後李韓愈不以為然作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
 長不知群兒愚那用相謗傷蚍蜉
 撼大樹可笑不自量為微之發也

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

白居易

翰林江左日員外劍南時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
 暮年逋客恨浮世謫仙悲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

文場供秀句樂府待新詞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

江行無題

錢起

高浪如銀屋江風一發時筆端降太白才大語終奇

漫成

李商隱

李杜操持事畧齊三才萬象共端倪集仙殿與金鑾
 殿可是蒼蠅或曙雞

讀李白集

鄭谷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鍾在李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畱著人間伴月明

弔李翰林

曹松

李白雖然成異物逸名猶與萬方傳昔朝曾侍元宗
側大夜應歸賀老邊山木易高迷故壠國風長在見
遺編投金渚畔春楊柳自此何人繫酒船

李翰林

七愛詩七
首之一

皮日休

負逸氣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爲真放焉

吾愛李太白身是酒星魄日吐天上文跡作人間客
礪硠千丈林澄徹萬尋碧醉中草樂府十幅筆一息
名見承明廬天子親賜食醉會吐御牀傲幾觸天澤
權臣如逸才心如斗筭窄失恩出內署海岳甘自適
刺謂戴接羅赴宴著穀屐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憶
竟遭腐脇疾醉魄歸八極大鵬不可籠大椿不可植
蓬壺不可見姑射不可識五岳爲辭鋒四海作胸臆
惜哉千萬年此俊不可得

古意

釋貫休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元宗致之七寶牀虎殿龍
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箇紫皇
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五湖大浪如銀山滿
船載酒搥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江邊
墳不是猶醉臥

讀李白集

釋齊己

竭雲濤列巨鰲搜括造化空
年年冥心入海海神怖
驪龍不敢為珠主人間物象不供取
飽飲遊神向元圃鏘金鏗玉千餘篇
膾吞炙嚼人口傳須知一二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

李翰林

徐夔

謫下三清列入仙獲調羹鼎侍龍顏
吟開鎖闥窺天近醉臥金鑾待詔閑
舊隱不歸劉備國旅魂常寄謝公山
遺編往簡應飛去散入祥雲瑞日間

經李翰林廬山屏風疊所居

許彬

放逐非多罪江湖偶不迴深居應有為
濟代豈無才

疊巘晴舒障寒川暗動雷誰能續高興
醉死一千杯

太白戲聖俞

一作讀李集效其體

歐陽修

開元無事二十年五兵不用太白閑
太白之精下人間李白高歌蜀道難
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李白落筆生雲烟
千竒萬險不可攀却視蜀道猶平川
宮娃扶來白已醉醉裏詩成醒不記
忽然乘興登名山龍咆虎嘯松風寒
山頭婆婆弄明月九域塵土悲人寰
吹笙飲酒紫陽家紫陽真人駕雲車
空山流水空落花飄然已去流青霞
下視區區郊與島螢飛露濕吟秋草

李太白雜言

徐積

噫嘻歎竒哉自開闢以來不知幾千萬餘年至于開
元間忽生李詩仙是時五星中一星不在天不知何
物爲形容何物爲心胸何物爲五臟何物爲喉嚨開
口動舌生雲風當時大醉騎遊龍開口向天吐玉虹
玉虹不死蟠胸中然後吐出光燄萬丈凌虛空蓋自
有詩人以來我未嘗見大澤深山雪霜冰霰晨霞夕
霏千變萬化雷轟電掣花葩玉潔青天白雲秋江曉
月有如此之人如此之詩屈生何悴宋玉何悲賈生
何戚相如何疲人生何用自縲紲當須犖犖不可羈

乃知公是真英物萬壘秋山清聳骨當時杜甫亦能
詩恰如老驥追霜鶻戴烏紗著宮錦不是高歌卽酣
飲飲時獨對月明中醉來還抱清風寢嗟君逸氣何
飄飄枉教謫下青雲霄大抵人生有用有不用豈可
戚戚反効兒女曹採蟠桃於海上尋紫芝於山腰吞
漢武之金莖沆瀣吹弄玉之秦樓鳳簫

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李綱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時左右悉佞
諛驚怪恇怯應逃遁我生端在千載後祭公只用一
束芻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斃誰如吾

讀四家詩選

四首

李綱

謫仙乃天人薄遊人間世詞章號俊逸邁往有英氣
明皇重其名名見如綺季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
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為醉乞身歸舊隱來去同一戲
沉吟紫芝歌緬邈青霞志笑著官錦袍江山聊傲睨
肯從永王璘此事不須洗垂天賦大鵬端為真隱子
神遊八極表捉月初不死

題漢陽郎官湖

夏倪

太白當年夜郎謫一樽聊與故人留南湖乞得郎官
號自此名傳五百秋

讀李杜詩

陸游

濯錦滄浪客青蓮滄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
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窓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李翰林詩

陳藻

杜陵尊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
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經采石渡留一絕句

吳璞

抗議金鑿反見仇一杯蟬蛻楚江頭當時醉弄波間
月今作寒光萬里流

白下亭

任斯菴

金鑾殿上脫靴去白下亭東索酒嘗一自青山冥漠
後何人來道柳花香

見景定建康志

雜書

方回

人言太白豪其詩麗以富樂府信皆爾一掃梁陳腐
餘篇細讀之要自有樸處最干贈荅篇肺腑露情悰
何至昌谷生一一雕麗句亦焉用玉溪纂組失天趣
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薩天錫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
群臣不敢視射日目盡盲脫靴手污蟻蹴踏將軍雄

沉香走白兔玉環失顏容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
長嘯拂紫髯手燃青芙蓉挂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
濯足五湖水挂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
羈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
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山雲霧重
我有一斗酒和淚洒天風

采石懷太白

薩天錫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秃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
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深似海青山荒塚夜
如年祇應風骨蛾眉妒不作天仙作水仙

李謫仙

舒遜

名對金鑾殿榮膺白玉堂氣吞高力士眼識郭汾陽
醉骨生疑蛻詩名死更香何由見顏色月落照空梁

夜聞謝太史讀李杜詩

高啟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鳥夜
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
隔舍與相和雙淚迸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
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骨江海常夢飢
云高才且如此君今謂我將何如

弔李白

方孝孺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
落天地間千載高風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
寒若非胷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却憶金鑾殿
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起脫靴力士祇羞顏捧硯
楊妃勞玉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歸
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闕酒家有酒頻典衣
日日醉倒身忘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烟雲
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天日月薄泰山高兮高
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
孰得窺其作我言李自古無雙至今采石生輝光嗟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不揚黃金白壁不足貴
但願男兒有筆如長杠

過采石弔李謫仙

邱濬

蛾眉亭下弔詩魂千古才名世共聞江上洪濤生德
色磯頭草木帶餘醺光爭日月常如在思入風雲迴
不群岸芷汀蘭無限意臨風三復楚騷文

丁卯歲過采石弔李白

邱濬

采石江頭黃土一杯其東有蛾眉之亭其西有謫仙
之樓謫仙仙去不復返惟有江水日夜流人生一世
幾何久不如眼前一杯酒飢來文字不堪餐死後虛

名竟何有請君看此李謫仙掀揭宇宙聲轟然長安
市上眠不足長來采石江頭眠百世光陰一大夢衾
天枕地無人共寧知浩浩長江流不是醺邱春酒甕
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自合相隨行當時落水非失
脚直駕長鯨歸紫清至人雖死神不滅終古長庚伴
月明

李太白

李東陽

醉別蓬萊定幾年被人呼是謫神仙人間未有飛騰
地老去騎鯨却上天

過采石懷李白

宗正臣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間闔天門夜不闕酒星何事謫人間爲君五斗金莖
露醉殺江南千萬山

其二

憶君乘月下金陵何處吳山不夜登一曲瀟湘秋萬
里至今疑在白雲層

其三

楚水秋風薜荔高千帆明月大江濤蛾眉亭下芙蓉
色猶似當年官錦袍

其四

夜夜銀河倒不流長虹西挂綵雲愁醉來江底抱明

月驚落天心萬片秋

抱字本音之外又有庖泡
衰三平聲皆作引取義釋

其五

到處孤槎秋萬重滄江終夜臥魚龍天風驅盡瀟湘
色祇爲仙人破醉容

其六

秋山萬仞落秋潭無限青楓好駐驂君跨長鯨去不
返獨留明月照江南

其七

采石磯頭望白雲青楓滿地落紛紛夜深吹笛江亭
上明月窺人恐是君

其八

楚江南折是天門江上蛟龍日夜喧爲爾片帆開幕
雨至今秋色鎖雲根

其九

短筇踏破楚山青日日蒼梧醉洞庭何事淹留姑熟
水千秋風雨怨湘靈

其十

西望匡廬接九華當年醉色傲烟霞可憐一片寒江
月猶爲干峰護落花

采石磯弔李太白

王叔承

插江采石三千尺何處蒼苔酣李白乘風夜上金陵
船宮錦袍明浪花赤天子將袍覆酒仙沉香亭下百
花前幸臣脫靴紫貂恥貴妃捧硯青娥憐詞成投筆
六宮羨教坊回首新聲傳一斗百篇猶未半零落風
騷走江漢夜郎逐客潯陽囚一片青山魂爛熳山頭
閒月呼蒼旻笑傲萬古空無人古人既往君亦去盃
中舊月年年新古今一明月大化同精靈人間傳羽
蛻天上懸才名椒漿醉君還自傾釣磯采采如飛鯨
安知太白不在此江東忽見長庚星

采石磯弔李太白

梁辰魚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停橈磯下奠椒觴草木猶聞翰墨香飛燕已辭青瑣
闥長鯨自上白雲鄉他年有夢游天姥此夕無魂到
夜郎西望長安漫惆悵金鑾春殿久荒涼

過南陵太白酒坊

許夢熊

謫仙過日酒初熟此日猶傳新酒坊風度不隨茅屋
致山川時作錦衣香千秋客到千留珮一歲花開一
舉觴莫向斜陽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

五君詠

五首
之一

尤侗

酒星不在天謫向人間住玉環斂繡巾笑領春風句
采石漾蘭舟足踏鼉龍去却入廣寒宮醉倒珊瑚樹

七思

七首
之一

尤侗

我思李供奉醉草金花箋玉笛媚新聲天香照嬋娟
一朝夜郎去錦繡埋蠻烟惟餘一杯酒搔首問青天

讀李青蓮集

鄭日奎

青蓮詩負一代豪橫掃六宇無前茅英雄心魄神仙
骨溟渤爲闊天爲高興酣染翰恣狂逸獨任天機摧
格律筆鋒縹緲生雲烟墨騎縱橫飛霹靂有如懷素
作草書崩騰歷亂龍蛇攄更如公孫舞劍器渾脫瀏
漓雷電避冥心一往搜微茫乾端坤倪失伏藏佛子
嵌空鬼母泣千秋詞客孰雁行我讀君詩起我意飄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然如有凌雲思便欲麾手謝塵緣相從飲酒學仙去
讀李太白詩 魏裔介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
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
是氣曰浩然不祇爲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
奴視高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挂席逐烟霧
雷滯東魯雲躑躅采石路我思汾陽王再衍晉陽祚
云誰識此人青蓮慧眼故無知功未酬夜郎竟遠戍
璘也實蠢愚偶而被籠箴龍章與鳳姿豈若爭食鶩
古今稱謫仙斯言良不誤黃金如可成須並子美鑄

論詩絕句

王士禛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滂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
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
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
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
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
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子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

云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
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
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
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
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
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
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眉山蘇軾撰

代人祭李白文

曾鞏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

瑋麗瑰竒大巧自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
萬里一瀉未勢猶壯大騁厥辭至于如此意氣飄然
發揚偉偉飛黃馱馱群絕類擺弃羈馬脫遺轍軌
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
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鉤章摘字
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
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
姑熟之野子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李太白贊

馬光祖

天地英靈之氣曠千載而幾人恍天仙之下墮驂雲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霧而絕風塵以匹夫而動九重乃供奉乎翰林將國
論其與聞之奚見女子之云云蓋其抱負霸王之畧
或庶幾乎少伸手攜郭令公足跼賀季真至于奉珪
印以贖之有以信志業之等倫豈爲其道骨之可蛻
詩思之不群耶鬱鬱此山悠悠大川公不來游今五
百年

李太白贊

方孝孺

唐治旣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泄天之奇矯矯李公
雄蓋一世勝遊龍驤不可控制粃糠萬物囊蓋乾坤
狂呼怒叱日月爲奔或入金明或登玉堂東遊滄海

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
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闕于黃土手搏長鯨
鞭之如羊至于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
公生雖後其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
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李白贊

楊榮

匡廬之山神秀所鍾瀑布千尺宛然飛虹偉哉謫仙
銀河在目咳吐天風燦然珠玉

補註李太白集序例

蕭士贊

唐詩大家數李杜爲稱首古今註杜詩者號千家註

李太白集 卷三十三
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與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究也厥後乃得專意于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解冥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贗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巨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春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

爲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于法度之中蓋聖于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源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于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之棗者所望于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笑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

李詩選題辭

楊慎

南豐曾子固曰李白字太白蜀郡人遊江淮娶雲夢許氏去之齊魯入吳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金陵上秋浦溇陽臥廬山永王璘以偽命逼致之璘敗白奔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崔渙與御史宋若思驗治謂其罪薄薦其才不報先是白嘗識郭子儀于未遇時子儀請解官贖白罪乃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復如潯陽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

病卒年六十四成都古今記云李白生于彰明之青蓮鄉而劉全白李翰林墓碣記以為廣漢人蓋唐代彰明屬廣漢故獨舉郡稱云載考公之自序上裴長史書曰白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今按東巖子梓州鹽亭人趙縈字雲卿岷山之陽則指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其說見晏公類要鄭谷詩所謂雪下文君沽酒店雲藏李白讀書山者也廣漢太守則蘇頌也頌薦疏

曰趙蕤術數李白文章卽其事也

按太白上裴長史書所謂禮部尚書

蘇公出爲益州長史者乃蘇頌也其廣漢太守不載姓名尋文索義自是兩人升菴以廣陵太守卽是蘇頌非

是公後在淮南寄趙徵君詩曰國門遙天外鄉路

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夜夢子雲宅可證矣五代劉昫

修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

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

李白杜子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

之序亦由于倒讀杜詩也

升菴外集一則亦引樂史李太白詩序云太白遊山

水每以聲妓自隨慕謝安之風自號東山李白杜詩

云汝與東山李白好是也今之淺妄改例其字云云

琦按今本樂史序中無此數語而魏顥序有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之辭升菴蓋

誤憶耳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

東魯豈自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信舊唐書

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序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

有已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傍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

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

子元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于今

爲王氏傳必曰琅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

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無定所因地而生生

于荆者言皆成楚生于晉者齒便成黃豈有世歷百

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子

年人更七葉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則是孔子

里于昌平陰氏家于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
爲齊宋之人非曰鄒魯之士乎宋景文修唐書其弊
正坐此夫族姓郡國關係亦大矣誦其詩不知其人
可乎子故詳著而明辨之以訂史氏之誤姓譜之缺
焉若夫公之詩歌泣鬼神而冠古今矣豈容喙哉吾
友禹山張子愈光自童習至白紛與走共爲詩者嘗
謂予曰李杜齊名杜公全集外節抄選本凡數十家
而李何獨無之乃取公集中贈炙人口者一百六十
餘首刻之明詩亭中屬慎題辭其端云

合刻李杜詩集序

王穉登

李杜詩無合刻刻之自許子元祐始旣成問序于王
子王子曰是烏可序乎非獨不可蓋有所不能且不
敢也夫此光燄萬丈者誰何儉父偃然任爲嚙矢哉
白柰何刻者一李而九杜耶學之者亦若是請問祖
將誰左王子曰余曷敢言詩聞諸言詩者有云供奉
之詩仙拾遺之詩聖聖可學仙不可學亦猶禪人所
謂頓漸李頓而杜乃漸也杜之懷李曰詩無敵李之
寄杜曰作詩苦二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今試語
杜之極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
斂瓦城闕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

苦齊結實中丞鬪黠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非夫
所謂驚人泣鬼者哉斯蓋匠心獨苦而非不似從人
間來也至若語李之極則如羅幃舒卷似有人開明
月直入無心可猜莫捲龍鬚席從他生網絲且雷瓊
珀枕或有夢來時東風爾來爲阿誰蝴蝶忽然滿芳
草江上相逢借問君語笑未了風吹斷若其言猶含
霞吸月火食腹腸疇能貯此仙與聖頓與漸之分何
俟更僕數耶然乃分路揚鑣或同一軌二先生詩不
同而語其極則一耳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
僵膚立學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疎無當是安得爲

李杜爲李杜罪人矣許子工于詩能去彼取此曷患
不李杜哉是刻旣出二先生之集將同運並行且俾
學者各法其極不空疎無當與木僵膚立乎剗剔之
功實弘多矣余之序姑述昔人之論明刻者之旨以
復許子之問若曰評騭二先生詩是蛙坐井而談蒼
旻廣狹鼠飲河而測洪流淺深也則吾豈敢

李翰林分體全集序

王穉登

古今論詩者自三百十九而後必遵李杜李才情俊
杜才情鬱李情曠達杜情孤憤李若飛將軍用兵不
按古法士卒逐水草自便杜則肅部伍嚴刁斗西宮

衛尉之師也供奉讀書匡山鳥雀就掌取食散金十萬如飛塵沉湎至尊之前嘯傲御座之側目中不知有開元天子何況太真妃高力士哉當其稍能自屈可立躋華要乃掉臂不顧飄然去之坎壈以終其身迨長流夜郎與魑魅爲伍而其詩無一羈旅牢愁之語讀之如餐霞吸露欲蛻骨冲舉非天際真人胸臆疇能及此其放浪于麴生柔曼醉月迷花特託而逃焉耳子友劉少彝取李杜集合刻之前此非無合刻者然蒼素溷清元黃雜選箋註訓詁人自爲政蒙茸猥瑣猶疥厲蟣虱使二先生之作不免珠殘玉碎未

嘗不扼腕口體掩卷太息少彝皆削去之正其舛訛定其真贋芟蕪其重複龐雜品列昭分諸體各以類從名曰分體以李序見屬展讀之際使耳目滌清神情開朗誠哉千古大快也予生平敬慕青蓮願爲執鞭而不可得竊謂李能兼杜杜不能兼李李蓋天授杜由人力軌轍合迹鞅轡異趨如禪宗有頓有漸難與耳食之士言也少彝工于詩清俊似太白沉鬱似于美故于二集恒津津焉此刻成而紙價當十倍矣予怪夫宗李者畫虎難成妄加訾議指永王璘之事爲從逆嗟乎祿山篡亂翠華西幸靈武之位未正社

稷危于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倡忠烈恢復神器不使未央井中墮落群凶手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識郭令公于行間卒復唐祚甫雖間闕行在流離秦隴非不謂忠然視白之功眇矣夫璘非逆而從璘者乃爲逆乎王維亦嘗陷賊以凝碧管絃詩獲免青蓮故不幸而羅銷骨之口豈不冤哉予序其集而并論其人若此少彘以爲然與否耶

合刻李杜分體全集序

劉世教

自三百篇後學士大夫稱詩之盛前無踰漢而後宜莫唐若開元天寶間隴西襄陽二先生出遂窮詩律

之能事觀于是止矣是一先生者其雄材命世同其橫絕來禩同坎壈弗得志又無弗同顧千載而下使人披其編想見其爲人若隴西不勝樂而襄陽不勝憂者何也隴西趨風風故蕩迭出于情之極而以辭群者也襄陽趨雅雅故沈鬱入于情之極而以辭怨者也趨若異而軌無勿同故無有能軒輊之者蓋自唐以後諸尚論之士人持其指而莫之一迨近世瑯琊長公而二先生之論始定顧隴西好稱古調其干近體若雅意所不屑而襄陽沾沾此技篇什最稱繁富意又若不屑古調者然隴西之千古離之不啻遠

而襄陽象貌色澤猶若未盡漸滅也者是又二先生
同異之微指可解而不可解者也於戲當漢盛時子
虛之賦奏至使人主冀幸同時而慮不可得而是二
先生者侘遇而侘失之終其身抑塞而弗獲少信彼
中郎太中文園都尉諸人卽遇合雖殊要之無一廢
棄者胡二先生之湮沒甚也蓋觀漢諸君子之無失
職而知其時人無弗盡之材觀二先生之矢志而知
其時材多未盡之用此固當世得失之林而二代治
亂之朕也其故蓋難言之矣不佞少習其言薄有當
陽之癖而不無憎其編次之淆雜時從藏書家詢求

善本弗可得每讀昔人所箋詁往往未終簡而輒棄
去竊不自量間嘗區分其體裁擬盡蒐諸家訓故之
籍筆削爲一家言方屈首俗業困京兆者十年已困
公車者又十年鉛槧屢更殺青未竟客歲南邁從子
鑒進而請曰先生必將箋而後行乎夫解者之不必
箋而箋者之不必解也于是相與謀之梓人而二豎
肆眚乃與友人姚君孟承往復參訂始克卒業諸所
釐正頗極苦心語具凡例中再逾年始獲竣事輒論
著真事質諸同好夫自二先生分轡而馳而士各以
其質之所近尸且祝焉有能裕享一堂之上者吾未

見其人也今而後庶幾有並擷其精而上探盛漢以
直遡風雅之緒者必自茲藉始矣萬曆元默困敦夏
六月朔平原劉世教序

劉世教

劉世教

子伯父少夔先生刻李杜分體全集役將竣客有以
私問者曰青蓮少陵兩公並爲詩壇不祧之主固也
然而飯顛之逢陰鏗之擬爾時兩公相輕已甚白唐
迄今賢豪揚扞左右互袒幾成聚訟意者都宮南面
各全其尊而埒享一堂吾未見靈之妥也夫詩之合
離主與象不主體裁篇之瑜類徵識力亦徵齒候昔

人編年不爲無據矧二公集中一題而古今具體詎
容肇裂今妄顧原本惟體之從分則分矣柰剝膚何
予曰唯唯否否客曙其一未曙其二夫堯箎異竅而
叶奏圭璧殊制而儷珍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李杜齊
名光燄千古後之君子誰能軒輊卽或偏嗜者畸贊
顛諸者謬詘抑何闕兩公之殿最耶至如杜之推李
傾倒鄭重層見篇什李之心服寧自口出偶撫一語
謂其相輕二公有知政堪頓解夫詩有古近律絕體
莫備于唐代而妙莫兼于兩公第世行本少有善者
編年雜陳作者之心目交昧分類糺龐作者之形神

李太白文集 卷三十三 三十四
不湊衷而裁之無如分體雖然更有說焉太史公曰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予伯父固云
李源風杜源雅相提而論乃知兩公之詩體從風雅
出而情從憤入矣李何憤憤宮鄰之階厲杜何憤憤
皇輿之游傾然青蓮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
也少陵驪山洞房等咏匪風下泉之思也其存君興
國發于性情心術之憶者夫旣合不翅合而或風或
雅互爲經緯非古近殊體幾于分無可分伯父殫二
十餘年丹鉛之功于一集而以纂次當窮愁之著書
史遷所稱發憤述之于作將無同乎哉而子猶規規

然猜其後吾亦謂子望洋回若不免見笑于大方之
家客啞然謝去書成爰誌其語于末簡

又

李維楨

鹽官劉氏世紹雕龍之慶而孝廉少癸著名文苑最
早其于供奉工部二家討論窮精蓋垂二十年二家
分體全集始成其集以古近諸體分而先後仍本編
年古賦及雜文如之其體則古近律絕各以類從而
刪長短句之目其以他人集誤入者黜之其確爲二
家所作而偶遺者收之其本古體而誤入律及二家
自註誤入目中若字句之訛音釋之謬者更之其諸

家註與評不盡佳可筆則筆之可削則削之校讐證
講幾無纖微憾而要領莫重于分體矣蓋論二家者
揚誠齋以李爲神如列子御風無待者也以杜爲聖
如靈均乘桂舟駕玉車有待而未嘗有待者也允矣
而體未分也王弼州以李五七言絕爲神七言歌行
爲聖五言次之杜五言律七言歌行爲神七言律爲
聖而總論二家五言古選各有所宗所主所貴體分
矣而體所從來未晰也少彛以李好稱古于近體若
不屑而于古離之不啻遠杜若不屑古而氣象色澤
若未盡離李趨風故談蕩杜趨雅故沉鬱卽弇州亦

言讀李使人飄揚欲仙讀杜使人情事欲絕第就歌
行一端論而少彛則以全集舉矣夫詩至唐而體備
體至李杜而衆長備而李杜所以得之成體者則本
三百篇學記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原也
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後人知有李杜不知有三百篇
是以學李學杜往往失之少彛爲之分體直指其本
于風雅學人得所從來可以爲李可以爲杜可以兼
爲李杜可以爲風可以爲雅可以兼爲風雅可以自
爲聖可以自爲神不至爲李杜作使寧惟有功二家
其于詩道豈曰小補之哉是說也少彛亦本之李杜

李之言曰興寄深遠五言不如四言若七言靡矣况
 束于聲調俳優哉杜戲為六絕句其末章意以遞相
 祖述未及前賢惟裁偽體親風雅則轉益多師而得
 汝師夫李杜學詩必本三百篇人安能合三百篇學
 李杜少彙見及此宜其詩駸駸李杜齊名也同參訂
 者姚君孟承從子伯臨皆名下士林不吹木三百篇
 三百篇學詩曰三五之樂似也夫所謂詩者賦也
 歸至李杜而賦其辭而李杜視以詩之如歸亦賦本
 云一微篇而必彙限以全集舉矣夫荷至書而歸詩
 李太白文集卷三十三

